

SHADOWS
IN PARADISE

ERICH M. REMARQUE 著 · 張時譯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三二四種
當代名著精選之三二七

天堂暗影
SHADOWS IN PARADISE

原 著：Erich M. Remarque
譯 者：張 時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郵撥0010426-9
電 話：7168888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銓
趙爾心·雲 菁·陳曼華·余國芳
林靜華·林少岩·种衍倫·施寄青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瑤玲

主 編：麥倩宜

策 劃：施寄青·余國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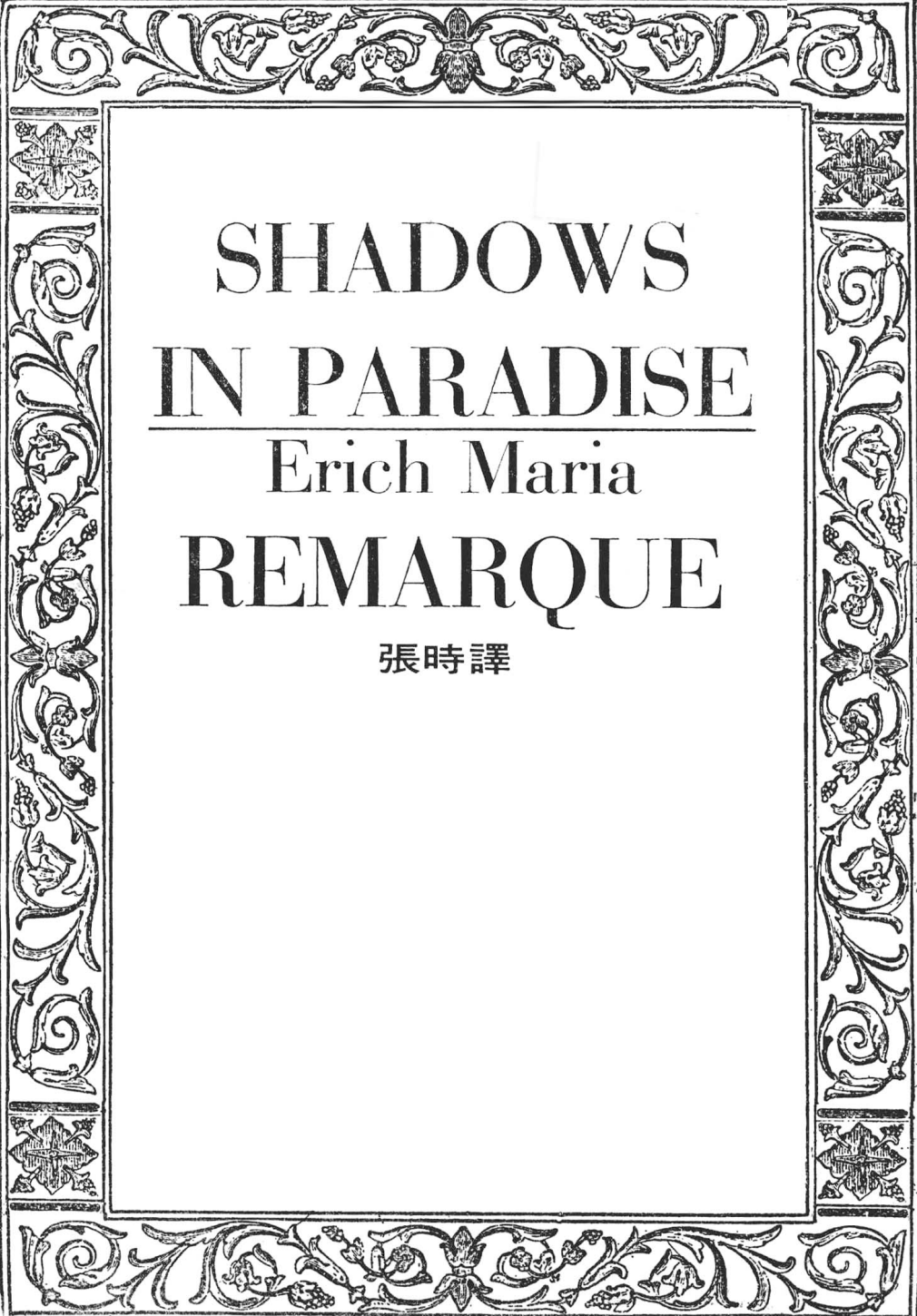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校 對：曹英珠·劉秋娥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電 話：3061972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 二 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·~~盜印必究~~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



SHADOWS
IN PARADISE
Erich Maria
REMARQUE

張時譯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主要人物表

- 羅蘭伯——本書主角，德國難民。
拉赫曼——德國猶太難民。
柯恩——猶太難民。
娜塔夏·白洛芙娜——白俄難民，模特兒。
郎家兄弟——美國古董商。
甘哈利——猶太難民，大戰時在歐洲從事地下工作。
石齊蒂——猶太難民，富婦。
傑克·佛瑞奇——美國富商。
薛浮——美國古董商。
葛拉方海——猶太難民，醫生。
瑞斯蘭德——猶太難民，歸化美國。

麗絲與露西——古家雙胞女郎。

譚能保——德國難民，演員。

馬林克夫·佛拉地米——白俄難民，旅館職員。

名家的推薦——

皇冠當代名著精選

「當代名著精選」，將讀者的視野，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，它所呈現的風貌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，出版這一系列作品，需要絕對的魄力，絕對的遠見。

名作家／桂文亞

很難抗拒它的誘惑，「當代名著精選」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，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，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。

名作家／心岱

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，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。

客官，您要什麼？

大増鮑片？蝦子烏參？八珍熊掌？

啱！來盤開胃小菜如何？

要容腓腓牛排？沒問題，幾分熟？

在下業已掌厨六年，敢向讀者誇口，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？**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。**

名譯家／施寄青

『皇冠當代名著精選』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，叫好叫座。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，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，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。

名作家／朱秀娟

一生當中，與小說結緣的機會，俯拾即是。皇冠『當代名著精選』，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，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，其成就與影響力，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。

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／陳斌

序

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我定居紐約。雖然我英文不佳，但是紐約市區已是我多年來心目中最近似故鄉的地方。

我和希特勒政權下衆多逃亡者走過一條相同遙遠而坎坷的路途。自德國逃向荷蘭、比利時、法國北方和巴黎。人們由巴黎又分別奔向里昂與地中海，波杜與庇里牛斯山，越過西班牙和葡萄牙抵達里斯本。

即使我們離開德國後也並不安全。只有極少數的人持有合法的護照與簽證。警察抓到我們，立刻下獄遞解出境。我們沒有合法證件，不能合法工作，也不能長期居住在一個地方。我們永遠在逃亡流浪。

到了每個城鎮，我們都去郵局希望找到朋友親戚的函件。我們沿途注意每個牆壁尋找先前過客留

下的信息：地址、警告、或建議忠言。牆壁是我們的報紙和公告欄。那是我們在冷酷世界中的生涯。不久我們又進入非人道的戰爭年代，命運、警察、和蓋世太保聯合起來和我們作對。

幾個月前我乘貨輪由里斯本來到這裏，我不會說英語——有如我又聾又啞地由另一個星球抵達地球，的確美國也像是另一個星球，因為歐洲正是烽煙遍野。

何況我的證件也有問題。感謝一連串的奇蹟使我可以拿着合法的美國簽證入境；不過護照上的姓名並不是我的。移民局官員對我心生懷疑便把我扣留在了艾力斯島。六個月後他們才給我一張三個月有效期的居留證。我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取得去其他國家的簽證。這種事我在歐洲早已司空見慣。我便是如此地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多所拖延地混了好幾年。用死人的護照生活在我也毫不驚奇——反之，那是件自然而天經地義的事情。我目前是個德國難民，在正式紀錄上已於一九三三年便逝世了。至少在這三個月裏不算難民，這件事也算得上是個實現的夢想。這張護照是在法蘭克福接收來的。在他去世前，他把護照送給了我，他姓羅，所以我現在也姓羅。我幾乎把自己的真實姓名都給忘了，如果你

生活中危機重重，那麼會忘記許許多多往事。

我在艾力斯島認識一個土耳其人，十年前他曾經在美國住過一陣子。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准他再入境，我也不便多問。我曾經在許多國家看見許多人被驅逐出境，只因爲官方條例沒有合適他們特殊情形的規定。土耳其人給了我一個住在紐約俄國人的地址，那人是二十年前由俄國逃亡來的，曾經受過土耳其人父親的幫助。土耳其人幾年前還見過他，但是現在是否還在人間便在未定之天了。他們釋放我出島的那一天，不管好壞，我還是去找他一次。有什麼不好？我過這種生活已經許多年了。難民們的唯一希望便是山窮水盡時出現柳暗花明的運氣。

俄國人自稱爲馬林克夫。他在離百老匯不遠的一家破舊旅館裏工作，他立刻帶我進去，他是個老難民，一眼便看出我需要什麼：住宿與工作。住宿沒有問題，他房間裏立刻架起另一張床舖。工作便比較麻煩了，我的觀光簽證不允許我工作，我找到的任何工作必須是暗中地下的。這在歐洲也早已熟悉，所以我也並不特別心煩，我口袋裏還有點錢。

『你對你的生活和工作，可有什麼打算？』馬林克夫問。

『我在法國的時候，替一個經紀人推銷可疑的繪畫和假古董。』

『對於這行你懂多少？』

『不多，一些普通的技巧。』

『你是在那裏學的？』